马丁·施雷廷格的图书馆学思想与贡献

徐跃权 徐兆英 刘春丽

摘 要 马丁·施雷廷格在世界图书馆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他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成果集中反映在 1808—1829 年出版的《图书馆学教程》和 1834 年出版的《图书馆学概览》中。他首创“图书馆学”一词并定义了其概念;构建起以图书馆、图书馆学、图书馆设施的目的、图书馆学的最高原则、图书馆应该满足的文献需求的种类、保障满意程度的一般措施六个基本概念为核心的理论纲领,统领图书馆学的理论建设;他摒弃了当时图书馆图书排架及分类目录必须反映自然秩序的主流做法,提出图书馆的目的就是迅速地满足人们所有的文献需求,并为此创制了世界上最早的主题目录;他还正式倡导建立图书馆学专业教育和专门学校。施雷廷格是现代图书馆学的开创者,其人文主义特征的学术思想对图书馆学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参考文献 36。

关键词 马丁·施雷廷格 图书馆学史 图书馆学思想史

分类号 G250.9

Martin Schrettinger's Thoughts on and Contributions to Library Science

XU Yuequan, XU Zhaoying & LIU Chunli

ABSTRACT

The objectives of this study are to summarize the main contents of Schrettinger's doctrine, to reveal Martin Schrettinger's methodology of the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and to establish his historical position as the founder of modern Library Science. We argue in this paper that Schrettinger constructed the "Library Science" as a new discipline with clear theoretical self-consciousness, and his doctrine has the salient feature of unifying humanitie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chrettinger was clearly aware that the major contemporary issues he faced were how to build good large-scale libraries. His purpose of writing the books was to make Library Science as a new independent discipline, and only people who had received specialized training in Library Science were capable of the task of building large-scale libraries. He was the first to propose the idea of founding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based on large-scale libraries in 1814.

Schrettinger consciously implemented the humanistic spirit of the European Enlightenment into the propositions of Library Science, particularly into the three core concepts: "library", "Library Science" and "the supreme principle of Library Science". According to Schrettinger's definitions, a library is a large entity of books, whose purpose is to rapidly satisfy all literature needs. Hence, Library Science is all the precepts necessary to the practical organization of a library, provided that they are based on sound principles and re-

通信作者:徐跃权,Email:xu1918@aliyun.com,ORCID:0000-0001-8289-7744(Correspondence should be addressed to XU Yuequan,Email:xu1918@aliyun.com,ORCID:0000-0001-8289-7744)

ducible to one supreme principle. Since literature needs expressed to a library can only be satisfied through the library collections, each library facility should be designed to serve the purpose of locating as quickly as possible the book desired; this certainly should be the supreme principle of Library Science.

Following the ideal paradigm of natural sciences, Schrettinger consciously built Library Science by attempting to derive all the propositions of the discipline logically from the supreme principle of Library Science. Of particular interest is that he formulated the principle from the angle of the literature needs of people, and not from the physical perspective of things. In order to expand the content of each part of Library Science, he also carefully built up a conceptual framework that consisted of six basic concepts: Libraries; Library Science; the purpose of library facilities; the supreme principles of Library Science; the needs that library collections should meet; the general measures to safeguard satisfaction. It is from the internal logical relationships among these concepts one can deduce the various theoretical programs for the contents of Library Science.

Schrettinger's doctrine also suggests a technological aspect of Library Science, which is reflected in cataloging, subject indexing, classification and other technical methods or tools. He was keenly aware of the conflicting nature of the purposes of classification and the literature search needs of people. To better serve people's searching needs, he created the first subject catalog in the world where broad classification catalogs were divided into major subject catalogs. 36 refs.

KEY WORDS

Martin Schrettinger. History of Library Science. Ideological history of librarianship.

在图书馆学史上,德国人马丁·施雷廷格(Martin Schrettinger, 1772—1851)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重要人物。他出版了《图书馆学教程》和《图书馆学概览》两部著作,首创了“图书馆学”一词,并定义了“图书馆学”的概念;创制了世界上最早的主题目录;最早提倡图书馆专业教育。施雷廷格被认为是现代图书馆学的开创者,其人文主义特征的学术思想对图书馆学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深入探讨他的图书馆学思想与贡献有助于厘清图书馆学史的发展脉络,推动我国西方图书馆学史的研究。

1 文献概述

目前可以查到的关于施雷廷格的文献包括他自己的图书馆学德文原著和各国学者的相关研究资料两类,下文分别加以梳理总结。

1.1 德文原著

施雷廷格有两部图书馆学著作传世。第一

部名为《图书馆学教程,或,图书馆员全部业务指南:试以科学的形式撰写》(以下简称《教程》)^[1]。该书的第一、二分册于1808年由作者自费合订出版,第三分册于1810年出版,第四分册于1829年出版。1829年底,全书以两卷本形式在慕尼黑出版。第二部为《教程》的修订精编本,于1834年在维也纳出版。该书采用了全新书名:《图书馆学概览,专供非图书馆员组织馆藏之用,也可供图书馆学讲座之参考》(以下简称《概览》)^[2]。1808年的《教程》和1834年的《概览》都在书名中明确使用了“图书馆学(Bibliotheks-Wissenschaft)”这一德文新词汇,并明确表达出为图书馆学教育或图书馆员教育而写作的意图。这两部著作一直未见英译本和中译本。

1.2 研究资料

研究资料指后世学者研究施雷廷格的相关文献。目前可查到的资料主要有1970年以来的德文、英文、日文、波兰文、中文等研究文献。

(1) 德文文献。代表德国国家水平的《布洛赫豪斯百科全书》的多个版本中载有施雷廷格生平与著作的条目,但都极为简略,仅有百词左右。2007年,德国巴伐利亚问题专家 Stephan Kellner 在《新德意志传记》中为施雷廷格撰写了不足两页但弥足珍贵的传略,称施雷廷格为“现代图书馆学的创始人;‘图书馆学’一词是他在1808年首次使用的”^[3]。该传略的主要内容可在“德意志传记”(Deutsche Biographie)网站上^①查到。

(2) 英文文献。英美学者曾经长期忽视对施雷廷格的研究。美国著名的《图书馆学情报学百科全书》第一至第三版都没有施雷廷格的专条,第三版中仅有两个条目提及:一条是 John V. Richardson Jr. 撰写的“美国的图书馆学:早期历史”(“Library Scie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Early History”),另一条是 John Mark Tucker 和 Edward A. Goedecken 撰写的“图书馆史”(“History of Libraries”)。Richardson 在《美国的图书馆学:起源与早期发展》(“History of American Library Science: Its Origins and Early Development”)一文中同样只是简单提及施雷廷格^[4]。美国图书馆协会的《世界图书馆和情报服务百科全书》一至三版也无施雷廷格的专条。有参考价值的英文文献主要有:1954年美国学者 Grasberger 的《论图书馆专业的心理学》^[5],1971年 Jackson 教授的《十九世纪图书馆学先驱者的思想:艾伯特·施雷廷格和莫尔贝希》^[6]及其1974年的专著《西方图书馆与图书馆学简史》的部分章节^[7],1999年 Garrett 教授的《重新定义德国图书馆的秩序》^[8]以及2001年的《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9],2005年 Buckland 教授的《信息学院:修士、图书馆学,以及信息时代》^[10],1994年芬兰 Vakkari 博士的《图书馆学在德国〈学术史〉内外的根源》^[11],2014年丹麦 Hjørland 教授的《信息科学及其核心概念》^[12]等。这些文献提供了许多事实与观点,有的很深刻,但总体上还不成

系统。

(3) 日文文献。日本学者关于施雷廷格图书馆学思想的研究主要有:1970年石塚正成的《图书馆通论》,1977年椎名六郎、岩猿敏生的《图书馆概论》及1973年椎名六郎的《新图书馆学概论》,对施雷廷格图书馆学的定义和基本史实予以阐述。

日本研究施雷廷格图书馆学思想的先驱是京都大学名誉教授小仓親雄(1913—1991)。他1975年在《京都大学教育学部纪要》上发表《马丁·施雷廷格的图书馆学构想》(マルチン・シュレチンガーにおける図書館学の構想)一文。2012年,河井弘志教授出版专著《马丁·施雷廷格:启蒙思想与图书馆学》,从社会文化思潮的新视角讨论了图书馆学的始祖施雷廷格的思想观念,阐明了德国的启蒙主义思想与图书馆学产生之间的密切关系^[13],将施雷廷格的研究推向新高度。

(4) 波兰文文献。2004年,Żmigrodzki 在波兰出版《马丁·施雷廷格的生活和工作(1772—1851)》,这是首部研究施雷廷格的专著。该书用波兰文写成,附有肖像、英文提要及目次,叙述了施雷廷格作为修士与馆员的工作和生活情况,探讨了其关于图书馆学、图书馆专业、图书馆馆藏的排列次序与维护的理论与方法,以及关于图书馆的分类目录、字顺目录、目录著录、专门目录、主题目录、编目规则等的方法论,阐述了施雷廷格对于世界图书馆学发展的影响^[14]。

(5) 中文文献。1925年,杜定友在论述图书馆学开端时说:“考其历史,最先提出设立图书馆学校的,是 M.W. Schrettinger,他在1829年,写了一篇论文 *Essays at a Complete Textbook of Library Science*,讨论图书馆学教科书问题。”^[15]这是目前查到的最早提及施雷廷格及其著作的中文文献。1925年,戴志骞在纽约出版了其博士论文修订而成的英文专著《论图书馆专业

① 见 http://www.deutsche-biographie.de/sfz_79181.html.

教育》,文中提及施雷廷格的《教程》并有具体引征^[16]。1935年,程伯群在《比较图书馆学》中写道:“研究图书馆学而著图书馆管理之书,最早者为希廷格(M.W. Schrettinger),在其《图书馆学教本》(*Essay at a Complete Text Book of Library Science*)中叙述已详。”^[17]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期,我国的图书馆学文献中见不到关于施雷廷格的讨论。

自1980年代起,国内提及施雷廷格的文献才开始重新出现,但通常只是三言两语。1982年,陈传夫的研究较早提及施雷廷格并且引用其图书馆学的定义^[18]。1983年,刘迅和况能富在文章中也提及此定义^[19-20]。同年,张桂凤、刘献武合译日本学者椎名六郎、岩猿敏生的著作,对施雷廷格做了更具体的描述^[21]。1988年,杨威理在专著《西方图书馆史》中提及施雷廷格^[22]。1993年《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版的“施雷廷格,M”条目是目前可见的、最为详细的关于施雷廷格的中文传略^[23]。2014年,《中国图书馆学学科史》对施雷廷格的阐述在具体内容和英文参考文献上都有所充实,但仍不足千字^[24]。

2 施雷廷格图书馆学的构建要点解析

施雷廷格的图书馆学理论主要体现在其《教程》和《概览》中,这两本书目前都没有中文版,国内学界也缺乏对于施雷廷格图书馆学概念的系统研究,本文基于目前查到的德文、英文、日本等文献,详细分析其图书馆学的定义及其英文、日文和中文翻译,阐述其图书馆学的构建要点、方法论依据及其学科史意义。

2.1 创立图书馆学的名称

1808年,施雷廷格所著《教程》第一、二分册的合订本正式面世,该书的书名及正文都明确使用了“图书馆学”(Bibliothes-Wissenschaft)一词。施雷廷格在世界上最早提出“图书馆学”这一新学科名称,并撰写以“图书馆学”为书名的理论著作,这两点一直为图书馆学界所公认。

Vakkari博士指出,“图书馆职业作为独立的专业与学科的发展是与十八世纪的科学变化相关联的,那时博学的历史学者被要求给逐渐成长起来的其他各科专家让路。那时的图书馆职业不论理论还是实践都处于博学的历史学者的职责范围之内。目标就是支撑这些历史学者去面对广阔的学术领域,并且帮助他们照管好图书馆。”^[11]后来“这种基于书籍知识的图书馆意识形态开始转向强调图书馆的专业技术。”^[11]Vakkari还发现,“施雷廷格之前的学者在论述如何管理图书馆时,都没有称自己的著述为图书馆学,而是关于‘图书馆专业’(Librarianship)或‘图书馆业务’(Bibliothecaria, Library Matters)。图书馆学是用来指施雷廷格的图书馆学著作所展现的图书馆专业范式。”^[11]施雷廷格在《教程》第一卷的前言中明确表达了他“正在开辟一条全新的道路”,即有意识地排除关于书籍的知识体系,全书集中论述图书馆的构建与管理。他认为,馆员的基本业务就是把收集来的书籍建成可用的图书馆,“这就需要建立在专门课程学习基础之上的实践知识,我把这一课程命名为‘图书馆学’”^[5]。这表明,施雷廷格创建图书馆学具有高度的理论自觉性。

2.2 定义图书馆学的概念

施雷廷格曾经先后两次定义图书馆学。1808年《教程》的定义为:“Bibliothek-Wissenschaft ist also; der auf feste Grundsätze systematisch gebaute und auf einen obersten Grundsatz zurückgeführte Inbegriff aller zur zweckmäßigen Einrichtung einer Bibliothek erforderlichen Lehrsätze”^{[1]16}。而1834年《概览》的定义为:“Bibliothek-Wissenschaft ist also; der auf einem obersten Grundsatz zurückgeführte und aus diesem abgeleitete Inbegriff aller zur zweckmäßigen Einrichtung einer Bibliothek erforderlichen Lehrsätze”^{[2]1}。这两次定义的文字略有差异,主要是个别词语的位置有所改变,但实词基本相同。

2.2.1 中文翻译

目前,国内可查到有50余篇论文引证了施

雷廷格关于图书馆学的定义。最早者为1982年陈传夫的文章:“西廷格最初给图书馆学的定义是‘符合图书馆设备的目的所需要的一切命题的总体’。”^[18]1983年,刘迅则引述为:“图书馆学就是‘符合图书馆目的的整理方面所必要的一切命题的总和’。”^[19]二者都没有给出原文和出处,因而无从知晓其文字是否来自对德文的直译。1983年,张桂凤、刘献武翻译椎名六郎和岩猿敏生的著作,通过日文翻译为:“图书馆学,是合乎图书馆目的整备所必需的所有命题的总体。”^[21]“总体”“整备”二词在日文中都有直接对应的汉字,含义也有相同之处。但“总体”一词在现代汉语中虽是名词,但一般并不单独使用,通常与其他词语联合使用,如“总体规划”等,这与日文明显不同。由此推测,那些含有“总体”“整备”词汇的中文定义很可能直译自日文。1984年,庄义逊提到:“自从1807年德国的施雷廷格尔首次使用‘图书馆学’一词以来,……他给图书馆学的定义是‘符合图书馆整理的目的所需的一切命题的总体’。”^[25]同年,况能富提及施雷廷格“图书馆学”在两本著作中的两次定义:图书馆学是“符合图书馆目的的整理方面所必要的一切命题的总体”和“图书馆学,是在正确原则之下,系统地确立符合图书馆目的的整理所必需的原理”,并认为二者是一致的^[20]。我国学界关于施雷廷格图书馆学思想的最为熟知和最常引用的内容就是他的图书馆学定义。关于“图书馆学”定义的翻译,曾出现过几种不同的表述形式,后来逐渐趋向于采用刘迅的更符合汉语习惯的表述。

2.2.2 英文翻译

1954年,美国学者Grasberger把《教程》中图书馆学的定义译为:By it he understands “all precepts necessary to the practical organization of a library, provided that they are based on sound principles and reducible to one supreme principle”(图

书馆学就是“实际建立一座图书馆所必需的全部命题,且这些命题都应建立在真正的原则的基础之上,并且可以归结为一个最高原则”)。他强调:“这一最高原则可以最为贴切地定义为‘图书馆必须按照一种能够帮助人们快速获得其所需图书的方法组织起来,以满足其文献需求’。”^①^[5]

1971年,美国另一位学者Jackson做出不同的翻译:Schrettinger defined library science as “The precepts necessary to the purposeful organization of a library, built systematically on firm principles carried in essence to their highest levels”^[6]。Jackson的译文有两个突出问题:一是“built”的结果是那些必要的命题还是图书馆?两种情形似乎都讲得通,因此产生了歧义;二是那些真正的原则不是像Grasberger所说的那样可以归结为一个最高原则,而是“被本质地提升为各自的最高层次”。但施雷廷格的图书馆学最高原则只有一个,因此Jackson的译法是错误的。

1999年,Garrett译为:“Schrettinger then defines ‘library science’ as the sum of all theorems (Lehrsiize) that can be developed to fulfill the purpose of the library as set forth in its definition”(“图书馆学是为了实现图书馆的目的而被建构出来的所有定理的总和,而这一目的在图书馆的定义中已有确立。”)^[8]

2.2.3 日文翻译

1967年,草野正名的《图书馆学原论》第17页将图书馆学的定义译为:“図書館学とは、要するに確固とした原則のうえに体系的にうち建てられ、一つの最高の原則に到達するものであり、図書館を効果的に組織するために必要な教則を総括したものである。”可汉译为:“图书馆学,概括地说就是在已经建立的坚实的原则基础上,系统地奠定并最终导出一个最高原则的学科;也是为了有效地发挥图书馆的职能

① 英文原文为:A library must be arranged in such a way as to render speedily accessible whatever books are required to fill every literary need.

而提出的囊括一切教学所需原则的学科。”1970年,石塚正成的《图书馆通论》第57页将施雷廷格的定义译为:“図書館学とは,図書館の目的にあった施設に必要な定理を,確乎たる原則のうゑに体系的に打ち建てるとともに最高の原則に導いていく総体のすべてでもある。”1984年该书的汉译本有译文:“图书馆学是适应于图书馆目的的措施,是在切合实际的原则上有系统地制定出的必要的定理,同时是把这种原理导向最高原则的全部学问。”^[26]说图书馆学是“必要的定理”讲得通,说成是“措施”就令人费解。

长期以来,日本学者在涉及施雷廷格的定义时经常采用简化形式。如2001年三浦太郎、根本彰的《占领期日本におけるジャパン・ライブラリースクールの創設》表述为:“図書館の合目的な整備に必要なあらゆる命題の総体。”可译为:图书馆学是“图书馆的符合目的的整备所需的所有命题的总和”。立教大学名誉教授河井弘志的日译是:“したがって図書館学とは「目的にしたがって,図書館を整理するに必要なすべての命題の総体」であり。”^[27]可译为:图书馆学就是“根据自身要实现的目的所提出的实现图书馆职能所需的一切命题的总和”。纵览林林总总的日文翻译,大体有基于德文的复杂型和人为简化型两种译法。我国流行的译文与日文的简化型十分贴近,可能源于日文的转译。

2.2.4 定义要点的分析与归纳

从施雷廷格的图书馆学定义入手是理解其图书馆学思想的捷径。本文放弃单纯从单词和语法的角度来探究施雷廷格图书馆学定义的做法,而是先确定其定义构成中的关键概念,再依据上下文从体系上推定这些关键概念的内涵及其相互逻辑关系,进而弄清其要旨。

首先,可以肯定,把图书馆学归结为“一切必要的命题的总和”是站得住脚的。这是一种学术界流行的非常形式化的定义方式,并不涉及定义的具体内容。艾伯特曾经用此方式定义

图书馆学,马克思曾以此方式定义人的现实本质,列宁以此方式定义辩证法。

第二,关于“目的”问题。计有“图书馆设施的目的”“图书馆的目的”“图书馆整理的目的”等不同形式。单从字面上看,这些概念应各有不同。然而在《概览》中,图书馆的概念、图书馆学的概念、图书馆设施的概念、图书馆学的最高原则、图书馆应该满足的文献需求的种类、保障满意程度的一般措施等六个核心概念都毫无例外地贯穿着“图书馆的目的”这一主线。在“图书馆的概念”的定义中就有“图书馆的目的就是迅速地满足所有的文献需求”。“图书馆设施的目的”同样是施雷廷格的一个重要概念,其核心思想基本等同于“图书馆的目的”。至于“图书馆整理的目的”,其实就是“图书馆设施的目的”的不同表述。由此看来,上述不同的目的其实都可以统一于图书馆的目的。

第三,关于“Einrichtung”理解问题。该词在德语中有多个义项:布置、建设、组织、改编、设备、设施、惯例等。日中学者多理解为“设备”“整备”“整理”,美国学者则用“Organization”“Built”等来翻译,表达“建构”之意。从大的时代背景看,施雷廷格创建图书馆学所面临的重大社会现实问题就是解决“如何建设一座大型图书馆”。“Einrichtung”虽有“设备”“整备”“整理”之义,但这些现代概念实际上不足以完全指称“构建一座大型图书馆”所必需的专业知识、专业活动和专业成果。德文“Einrichtung”很难在现代汉语里找到完全对等的词汇,本文姑且译为图书馆的“设施”。

第四,关于“最高原则”问题。施雷廷格的两个定义中都出现了“Obersten Grundsatz”,英文译文相应地有“One Supreme Principle”,中日文亦有“最高原则”“最高の原則”。由此,可以确定存在“最高原则”一说。由于德文定义中没有提及最高原则的具体内容,这给翻译者把握“最高原则”带来困难,而定义译文的简略形式则将这个麻烦直接略去不谈。

2013年底,德国图书馆学家 Walther Ums-

taetter 教授在给本文作者的回信中指出,“施雷廷格 1808 年图书馆学的定义是以当时德文的一种复杂形式表述的”,“简而言之,图书馆学必须产生出这样一些定理,即那些有利于系统地建立一所图书馆所必须的全部原则。图书馆的目的就是迅速地满足所有的文献需求。”他特别强调,“图书馆的目的显然要比图书馆学的定义更为重要。”德国图书馆学家有天然的语言和历史知识的优势,Umstaetter 教授的意见应该更贴近施雷廷格的本意。

施雷廷格图书馆学定义的要点及其逻辑关系可以概括为:图书馆自有其特定目的;这一目的必须通过图书馆的专业设施来实现;而这些专业设施的打造必须依靠图书馆学的一系列定理来实现;这些定理必然可以归结于一个最高原则或由它全面推导出来;图书馆学就是这些定理的总和。洞悉了施雷廷格图书馆学定义的关键点及其逻辑关系,关于施雷廷格图书馆学定义的各种译本的是非短长就不言自明了。

2.3 创立图书馆学的最高原则

施雷廷格在创立图书馆学之时就明确了图书馆学的“最高原则”,这是图书馆学史上的一次创举。他在《概览》中将其明确为图书馆学的第三个基本概念:“因为图书馆的每一个文献需求都只能通过已经采购来的相关书籍全面满足,所以每个图书馆的建立都要体现出尽可能快捷地找到所需图书的目的,这无疑应该成为图书馆学的最高原则。”^{[2]1}

最高原则的提出表明施雷廷格在构建图书馆学理论框架时具有高度的理论自觉。在人类科学发展史上,机械论和目的论是两个长期对立的方法论。在现代哲学中则表现为“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原则。康德哲学的总论题是“人是什么”,并认为只有用目的论才可能加以正确把握。康德提出“人为自然立法”“人是自然的最终目的”“人是目的”等一系列蕴含高度人文精神的哲学观点。作为康德哲学的忠实信徒,施雷廷格秉承康德哲学的根本精神,没有

从“物”的方面深挖图书馆学的存在根基,而是从“人”的维度展开图书馆学人文精神的构建。

施雷廷格早年做修士时就在哲学和物理学等方面下过工夫。他谙熟自然科学的建构模式;即从一个最高原理或原则出发,逻辑地推演出关于某一学科的全部命题和理论。因此,施雷廷格在创建图书馆学时把设立图书馆学的最高原则作为立论的基础,并以此将图书馆学的六个基本概念贯穿起来。最高原则是图书馆与图书馆学一切台前幕后活动的终极目标与归宿,也是推动图书馆事业与学科发展的永恒动力。

2.4 建构图书馆学的概念框架

概念框架就是概念的体系,是理论构成的基础要素。施雷廷格在《概览》中提出六个一组的概念体系,成为其图书馆学理论建构的纲领。

(1) 图书馆的概念:图书馆是一个由书籍组成的庞大集合,图书馆的目的就是迅速地满足所有的文献需求^{[2]1}。

施雷廷格认为:“就像不能把一堆建筑材料称作房子一样,不能把只是堆集、贮存图书的地方称作图书馆;图书馆是达成目的的必须的形式,即合乎目的地进行了组织的才能称为图书馆。”^{[1]12}谢拉指出:“一堆图书不是图书馆,一个保存图书的地方也不是图书馆。我们这里所谓的图书馆,是一个组织或系统,它被设计出来用以保存和方便文化记录的使用。”^[28]这两位分属不同时代的大师不约而同地使用了近乎相同的语言来阐发图书馆目的的重要性。

(2) 图书馆学的概念:图书馆学是可以归结于一个最高原则并由其衍生出来的有益于构建图书馆所必要的一切定理的总和^{[2]1}。

(3) 图书馆设施的目的:图书馆的概念已经表明,图书馆的设施是以最大程度地满足人们的所有文献需求为目的,除此再无其他目的^{[2]1}。

(4) 图书馆学的最高原则:因为图书馆的每一个文献需求都只能通过已经采购的相关书籍来彻底满足,所以每个图书馆设施都要体现出

尽可能快捷地找到所需图书的目的,这无疑应该成为图书馆学的最高原则^{[2]2}。

(5) 图书馆应该满足哪些文献需求?^{[2]2-3} 根据研究所需文献的各种性质,图书馆应快速而方便地解决如下问题:①对于某一特定著作的需求,包括:a)其全部版本,或b)其特定版本,或c)其全部译本;②对于多种著作的同时需求,或范围相对明确的需求:a)某一特定学科或艺术的,或b)某一特定论题的,c)某一特定作者的,或d)某一类特殊作者的,e)某一特定时间段内的,f)某一特定国家、省或特定地域的,或g)某一出版商、印刷商的,或h)某一种语言的,i)具有某种特别属性或特征的。

这是施雷廷格对人的文献需求所做的开创性总结,为编制图书馆目录提供了目标,开后世学者探讨图书馆目录功能之先河,比美国人克特1876年的《印刷本字典式目录规则》(*Rules for a Printed Dictionary Catalogue*)早了近五十年。此后的历代编目条例和编目原则,包括FRBR以及法兰克福国际编目原则等,都受到施雷廷格目录思想的影响。

(6) 保障满意程度的一般措施^{[2]3}:为了随时随地快速获得某一方面的文献,就必须妥善建设这方面的文献资源,并给予足够的收藏空间,馆藏文献的准确有序有助于提高查找效率。

施雷廷格的图书馆学概念框架以方便快捷地满足人们的文献需求为宗旨,有机地形成了一个整体:有统一的目的,有理论的最高原则,有达成目的的措施,有保障满意的措施,理论思维缜密。

2.5 创制图书馆主题目录

在施雷廷格看来,图书馆目的的实现要靠图书馆的专业设施。而图书馆各种实用目录特别是字顺主题目录则是关键。《教程》在许多地方,特别是在第四分册集中探讨了各种图书馆目录的编制方法与原则。《概览》第三部分系统地归纳出诸如“分类目录”“专门目录”(Special Katalog)“实用目录”(Real Katalog)等目录的编

制理论与技术细节,其篇幅超过《概览》187页正文的一半。诚如杨威理先生所说,施雷廷格“认为图书馆工作的核心是目录的编制。这本书在图书馆学史上第一次全面地叙述了图书馆的目录编制原理,因而具有重大意义”^[22]。

从1819年直至1851年逝世前,施雷廷格一直致力于编制慕尼黑王室图书馆的字顺主题目录,史称“施雷廷格目录”(Schrettinger-Katalog)。其后由Heinrich Föhringer(1801—1880)接续编制至1856年。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网站将此目录誉为“世界上最古老的字顺主题目录”^[29]。“施雷廷格目录”现藏于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由约17000张纸手写而成;该目录揭示了1501年至1856年间出版的约84000件著作,提供了当时约1/4馆藏文献的主题检索途径。目前该馆网站可提供此目录的数字版服务。

施雷廷格开始于1819年的图书馆字顺主题目录工作,早于美国同行普尔(William Fredrik Poole,1821—1894)在耶鲁大学读书期间编制并最终于1848年出版的《普尔氏期刊文献索引》及其担任波士顿商业协会图书馆馆长后编制出版的馆藏字典式目录,也早于克特(Charles Ammi Cutter,1837—1903)1876年《印刷本字典式目录规则》的编目理论与实践。因此,“施雷廷格目录”在理论与实践方面均具有重要意义。

对于施雷廷格创制字顺主题目录的动因,前苏联分类法史专家沙姆林分析,施雷廷格“在头两个分册里还坚持分类目录是实用目录的最好形式这一当时已被普遍接受的观点”^{[30]126},但是到了1829年第四分册出版时,长期的图书馆目录工作经验让他有了新的认识:“使用一般类型的分类目录简直是折磨图书馆员,归根结底,与图书馆任何最终目的都是背道而驰的。”^{[30]126}“人们之所以过分指望分类目录,主要是由于对这种目录存在着各种不正确的认识。”^{[30]127}沙姆林指出施雷廷格实用目录的目的是,使读者“对同类文献作出扼要的、完整的概览”,即“每一个学者都希望在同一类别中获得研究所必需的一

切文献,包括辅助资料。”^{[30]126}但分类目录各层级类目的划分,使之在实现上述目的时存在无法逾越的障碍,即把关于某一主题的全部资料分散到分类目录的不同类目之中,而主题目录的字顺方法无疑具有更加快速、精确的优势。主题方法可以集中同一主题的全部文献,从而最大程度地满足研究者的文献需求。施雷廷格对于图书馆目的及分类法局限的深刻认识,促使其产生创制图书馆字顺主题目录的理论思考与实践行动。

2.6 重新定义图书馆秩序

1999年,Garrett教授将施雷廷格的历史贡献概括为“重新定义了德国图书馆的秩序”^[8]。原有秩序指馆藏的分类排架次序必须要反映“自然的秩序”,而施雷廷格认为馆藏的分类排架次序不必拘泥于“自然的秩序”,馆藏文献可先按大类排架,大类之下则不必细究秩序问题,以加速文献的分类与排架;同时,通过建立主题目录等实用目录为读者提供方便快捷的服务。两种图书馆秩序分别代表着两种不同的道路与目的。

(1) 分类方法与自然秩序

古今中外,用分类的方法排列和典藏图书是图书馆排架法的主流。不同的分类方法及其结果都蕴含着特定的宇宙观与价值观,分类排架必须反映自然秩序,这一点即使在今天也有其合理性。然而付诸实践,这个主张会遇到下列困难:一是各馆的分类法并不一致,何者符合自然秩序难有定论;二是分类法中一些类目之间的关系是否符合自然秩序难以确定;三是具体图书的分类会遇到难于确定类属的问题。这些不确定性必然导致图书馆的分类与上架耗时耗力,造成图书积压,影响利用。

1876年杜威创制“十进分类法”,之后在美英广泛应用。在此之前,各国图书馆都是以固定排架法管理文献,其后陆续进入相关排架法的新时代。英国学者克拉克的《照管图书》用大量实例证明,19世纪之前的几个世纪中,欧洲图

书馆的主流排架方法就是分类。它们或以房间为单位,或以书架为单位,或以书桌为单位,分门别类地典藏图书。施雷廷格图书馆学出现之前,馆藏文献的分类排架是图书馆的中心工作;分类目录不过是一种副产品,即对分类排架结果的重复反映;馆藏文献及其分类排架具有实体价值,远比编制各种目录重要。

(2) 主题方法与以人为本

康德哲学认为,世界分为“现象”和“物自体”两类,后者决定前者。人类只能感知现象而不可能真正认识物自体。作为康德哲学信徒的施雷廷格当然明了真正认识自然秩序的难度所在。经过长期的实践与思考,他提出了与众不同的思想:一方面应该规避由分类排架方法必须反映自然秩序而带来的一系列难题;另一方面通过创制主题目录等实用目录来为读者提供方便快捷利用图书馆馆藏宝库的钥匙。这一思想引发了两种变革:一是把图书馆的目的从注重“自然的秩序”引向为人服务,二是把图书馆专业活动的重心从文献实物转移到图书馆目录这种控制实体文献的抽象工具上来,这两种转变都是革命性的。

分类方法与主题方法都是从内容方面揭示与组织文献的不同特征。施雷廷格很早就注意到,如果把一个基本大类下的各级类目按照字顺统一排列,就会形成主题目录的框架雏形,原本属于各个类目的分类款目即刻就变成了主题款目。如果把所有的基本大类都做此处理,并在各个相关主题之间以及具体款目之间辅以各种参见,最终将形成一个综合性主题目录。施雷廷格编制了人类学、人类史、技术、巴伐利亚、体育、综合哲学等几个领域的主题目录。至于化分类为主题的内在逻辑,这在当代的分类主题一体化的理论中已经有了充分阐释。

图书的款目是对具体文献的抽象,目录则是这些款目的秩序化的集合。一种馆藏的文献实体在分类排架中只有一个次序,但在图书馆目录体系中的款目却可能有几个甚至十几个,因而也就拥有更多的次序和更多的检索途径。

在抽象的书目信息空间中,各种排序方法可以各展所长,可比分架法提供更多符合人们文献需求习惯的检索途径。字顺主题目录就是施雷廷格实现其图书馆目的的重要创造。如果把那时图书馆人的分类排架活动看成是算术级的操作,那么基于抽象的书目信息空间的专业操作就是代数级的,施雷廷格的图书馆学便是将图书馆专业从算术级明确提升到代数级。从施雷廷格的编目原则,到杜威的传统图书馆学,其核心技术就在于分类与编目,主要解决的就是馆藏文献的排架次序和图书馆目录的组织问题。各种目录成为联接馆藏与读者之间的便捷通道,是传统图书馆学最具标志性的创造。杜威、杜定友、刘国钧等中外传统图书馆学大家无不致力于此。

2.7 首倡图书馆专业教育

1925年,杜定友通过引述美国同行的观点,将施雷廷格认定为最早提出图书馆学专业教育问题的人^[15]。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图书馆馆长 Frank F. Walter 很早就提出“施雷廷格可能是第一个提出建立图书馆员培训学校的人”^[16]。我国学者戴志骞对此表示认同。1925年,戴志骞指出,施雷廷格在《教程》第二卷就重点阐述了专门图书馆员培训学校的价值^[16],并具体引述道:“一个接受过文化教育的人,即使他接受的是很高的教育,甚至他就是一个学者,如果不具备一种专门的学习、准备和实践,则全都不足以成为一名馆员……因此就需要一种专门的与中央图书馆具有关联的馆员培训学校;其他的图书馆可以从这里获得合格的毕业生。由此可以使得管理的各种方法能够以统一的路径得到贯彻执行。”^{[1]187-188}。

1916年,Selma Nachman 将艾伯特 1820年德文版的《论馆员的培训》译成英文,书名为 *The Education of the Librarian*,在美国出版。美国图书馆界开始倾向于认为艾伯特于 1820年率先提出了图书馆学专业教育问题,此观点至今仍流行于中外专业文献中。如 Jackson 认为,施雷廷

格没有在 1808年的分册中论述其关于图书馆专业教育的思想,直至 1829年最后一册出版才有阐述,而艾伯特在 1820年已经就同一主题做了实质性的阐述^[6]。

1975年,美国 Danton 教授在德文刊物 *Französische Allgemeine Literatur-Zeitung* 的第 91 和 92 号补编中找到了新证据,证明施雷廷格早在 1814年发表的一篇书评中已经正式提出了图书馆专业教育的主张:“人们最终认识到,有必要将教授法提升到教育科学的层次,提升到建立高级学校以便培育理论的和实践的教师。到什么时候我们才能真正明白,确有必要将管理图书馆的艺术提升至一门科学,并创建图书馆员专门学校以造就富有理论知识与实践能力的图书馆员?”^[31] 施雷廷格还在书评结尾处重申:“总之,为了实现复杂的系统化组织的设想,我们需要为真正的图书馆学建立基础,在大的公共图书馆建立图书馆员专门学校就意味着拥有稳固的基础;从图书馆员专门学校毕业的学生将能把图书馆建设得妥当、舒适、实用。”^[31] 2007年,英国的 Grogan 教授撰文赞同施雷廷格于 1814年首次提出在图书馆中建立图书馆学校的观点^[32]。

3 施雷廷格图书馆学思想的源流及传播

从学术史的角度看,任何一位有所成就的学者都是学科发展史中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一环。对施雷廷格图书馆学思想亦应从世界图书馆学史的角度去审视。

3.1 对前人的继承

Garrett 认为,施雷廷格很熟悉当时有关图书馆管理业务的文献,特别是 1790年 Albrecht Christoph Kayser (1756—1811) 所著的《论组建图书馆与编制书目》。Garrett 进一步指出,该书实际上在许多方面就是施雷廷格后来著作的先导版,“Kayser 的大多数思想甚至是文字都被施雷廷格纳入了《教程》之中”。例如,Kayser 的观

点“快速找到图书是图书馆第一位的和最重要的目标”,在施雷廷格的书中被修订为“图书馆的唯一目的就是快速找到图书”^[8]。Vakkari 明确指出:“施雷廷格和艾伯特是 Kayser 的直接继承者,他俩分享了 Kayser 关于发展图书馆专业基本规则中的主要原则。”^[11]并具体指出,他们都认同 Kayser 提出的图书馆是一个需要专门研究的领域;他们都理所当然地认为,博学是成为图书馆员的先决条件;他们探讨了学习技巧如何成为图书馆专业的一个基础,因为学问作为一种系统的梳理显然关乎图书馆专业的各个方面;他们都关注图书馆系统的建立、编目与分类工作、排架次序以及图书馆目录的编制^[11]。由此可见,施雷廷格图书馆学是建立在充分吸收与借鉴前人优秀成果的基础之上的。当然,施雷廷格对于图书馆学的创造性贡献不可否认,它凝聚了施雷廷格大半个世纪的关于图书馆构建与管理的丰富经验与思考。Grasberger 认为施雷廷格的图书馆学具有“理论来源于实践”的鲜明特征^[5]。

3.2 在德国的传播

按照 Garrett 的说法,“在施雷廷格的有生之年,其不朽成就并没有得到普遍重视。在传统的德国社会,施雷廷格被广泛地轻视,其概论性质的《教程》甚至在出版 100 年后才被著名的哥廷根大学图书馆收藏。直到 20 世纪初,图宾根大学图书馆馆长 Gerog Leyh 在《图书馆文摘》(Zentralblatt fuer Bibliothekswesen)上发表三篇文章,这些文章恢复了施雷廷格理论著作的名誉。”^[9]1874 年,德国弗莱堡大学图书馆馆长 Rullmann 在一篇 28 页的文章中,提到了施雷廷格于 1834 年《概览》中提出的建立图书馆专门学校的倡议^[33]。1914 年,在德国图书馆协会第十五次年会上,来自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的 Hilsenbeck 提交了题为《马丁·施雷廷格和慕尼黑王室图书馆及慕尼黑州立图书馆的排架》的文章,《美国图书馆协会通讯》对这次会议做了报道^[34]。

3.3 在美国的传播

美国学者 Richardson 承认,图书馆学的根源在于十九世纪早期的德国;“既然德国巨大地影响了美国的大学、几乎所有的学科以及大学的研究,那么德国人对美国的图书馆学到底有什么影响呢?”^[4]

首先,在美国图书馆事业迅速崛起乃至发展成为西方图书馆事业中心的杜威时代,施雷廷格的图书馆学著作在美国是有收藏的,只是数量极少。Garrett 曾经谈到,美国的 Greenleaf Library 藏有一套施雷廷格的四个分册都齐全的《教程》,这在美国图书馆为数甚少^[35]。他进而评论到“该书是如此稀有,以至于著名的哥廷根大学图书馆不得不在 1900 年代的早期才在古旧图书市场上找到它”^[35]。

其次,当时的美国图书馆界应该普遍知道施雷廷格、艾伯特等德国学者及其著作。1858 年,美国人 Reuben A. Guild 在《图书馆员手册》中已经将施雷廷格的《教程》和《概览》列在“图书分类、图书馆管理与图书馆经营”类参考文献中。1876 年,《美国公共图书馆:历史、现状与管理》一书面世^[36],该书在美国图书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其前言“图书馆学研究”部分直接引用 Rullmann 写于 1874 年的文章:“在 1834 年维也纳的《图书馆学概览》中,施雷廷格是提出有必要建立专门学校以培养图书馆员倡议的第一人。他只是简短地论及这一主题,并希望国家的主要图书馆能够提供这样的教育。他的《概览》可以构成关于图书馆学讲座的基础,而该国家未来的图书馆员可以从这样的教育中受益。”^{[36]XXV}该报告书末录有施雷廷格的《概览》^{[36]742}。上述记载可以佐证 Lynch 所说的“像这样的 1800 年代早期欧洲关于建立系统图书馆学教育的建议,美国的图书馆员们是知晓的”^{[36]934}。

1888 年,杜威编写《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的著者与分类目录规则》,将施雷廷格的《教程》列入“图书馆目录规则之书目”第 41 页,并附提要。同时,还列出了 Kayser、艾伯特等人的著作。

这表明,作为美国经验图书馆学领军人物的杜威是知道施雷廷格其人其书的。Buckland 教授承认:“施雷廷格所开辟的现代主义道路被杜威等人随后加以充实,而其在设计和管理信息系统方面占据优势地位的范式一直保持至今。”^[10]

4 结束语

施雷廷格对现代图书馆学的产生与发展做出了一系列开创性贡献。他第一次用“图书馆学”把这一领域明确独立出来。他遵循科学构建的经典范式,提出了图书馆学的最高原则,并试图通过这一最高原则及其概念框架推演出图书馆学的全部命题。他质疑当时馆藏排架必须

反映自然秩序的主流思想,提出图书馆的目的应该是最大程度地、方便快捷地满足人们的文献需求,并具体落实到图书馆设施的目的和图书馆设施的创新上,推动图书馆实现目的和重心的转移,进而将图书馆学建构在更为抽象而广阔的书目信息空间。创制主题目录就是为适应读者快速便捷地获取文献需求而做的关键技术创新。他最早提出了设立专门的图书馆学校以培养专业人才。他的图书馆学说理论来源于实践,体现了鲜明的人文主义精神。将施雷廷格称为现代图书馆学的开创者是实至名归的。

致谢:衷心感谢德国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咨询部 Reinhard Horn 博士提供文献服务,感谢德国同行 Walther Umstaetter 教授提出的建议。

参考文献

- [1] Schrettinger M. Versuch eines vollständigen Lehrbuchs der Bibliothek-Wissenschaft oder Anleitung zur vollkommnen Geschäftsführung eines Bibliothekars in wissenschaftlicher Form abgefasst. Band 1-2. [M] München: J. Lindauer, 1829.
- [2] Schrettinger M. Handbuch der Bibliothek-Wissenschaft esonders zum gebrauch der nicht-bibliothekare welche ihre Privat-Buchersammlungen selbst einrichten wollen; auch als Leitfaden zu Vorlesungen über die Bibliothek-Wissenschaft zu gebrauchen [M]. Wien: F. Beck, 1834.
- [3] Kellner S. Schrettinger, Martin [G]// Neue deutsche biographie (Band 23). Bayer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Berlin: Duncker & Humblot, 2007: 545-546.
- [4] Richardson J V Jr. History of American Library Science: its origins and early development [EB/OL]. [2013-12-22]. <http://polaris.gseis.ucla.edu/jrichardson/ALS.pdf>.
- [5] Grasberger F. On the psychology of librarianship [J]. Library Quarterly, 1954 (24): 35-46.
- [6] Jackson S L. Pioneer librarianship thinking in the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Schrettinger, Ebert and Molbech [J]. International Library Review, 1971 (3): 67-76.
- [7] Jackson S L. Libraries and librarianship in the west; a brief history [M]. New York: McGraw-Hill, 1974: 310-324.
- [8] Garrett J. Redefining order in the German library, 1775-1825 [J]. Eighteenth-century Studies, 1999, 33 (1): 103-123.
- [9] Garrett J. Bavarian State Library [G]// Stam D H.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of library histories. Chicago: Fitzroy Dearborn, 2001: 202-207.
- [10] Buckland M. Information schools: a monk, Library Science, and the information age. [EB/OL]. [2014-05-12] <http://people.ischool.berkeley.edu/~buckland/huminfo.pdf>.

- [11] Vakkari P. The roots of Library Science in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discourse of *Historia Literaria* in Germany [J]. *Bibliothek Forschung und Praxis*, 1994, 18 (1): 68-76.
- [12] Hjørland B.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its core concepts: levels of disagreement. [J] *Theories of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and Knowledge Studies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2014 (34): 205-235.
- [13] 河井弘志. マルチン・シュレチンガー: 啓蒙思想と図書館学 [M]. 周防大島町: 日良居タイムス, 2012. (Kawai Hiroshi. Martin Schrettinger: enlightenment thought and Library Science [M]. Sou - Oshima; Hirai Times, 2012.)
- [14] Źmigrodzki Z. Martina Schrettingera; życie i dzieło (1772 - 1851) [M]. Katowice: Wydawn. Uniw. Śląskiego, 2004.
- [15] 杜定友. 图书馆学之研究 [J]. *图书馆*, 1925, 创刊号: 18-25. (Du Dingyou. On Library Science [J]. *Library*, 1925 (1), 18-25.)
- [16] Tai Tse-Chien. Professional education for librarianship [M]. New York: H. W. Wilson, 1925: 113.
- [17] 程伯群. 比较图书馆学 [M]. 上海: 世界书局, 1935: 40. (Cheng Boqun. Comparative Library Science [M]. Shanghai: World Book Company, 1935: 40.)
- [18] 陈传夫. 略论图书馆学体系的进化 [J]. *图书馆学研究*, 1982 (6): 49-54. (Chen Chuanfu. The evolution of Library Science system [J]. *Research on Library Science*, 1982 (6): 49-54.)
- [19] 刘迅. 西方图书馆学流派及其影响: 兼论中国图书馆学的发展道路 [J]. *图书馆学刊*, 1983 (4): 1-11. (Liu Xun. Western Library Science schools and its implications: on the developmental ways of Chinese Library Science [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1983 (4): 1-11.)
- [20] 况能富. 略述欧美十九世纪图书馆学的发展 [J]. *大学图书馆通讯*, 1984 (4): 16-20. (Kuang Nengfu. On the development of European and American Library Science in nineteenth-century [J]. *Journal of Academic Libraries*, 1984 (4): 16-20.)
- [21] 椎名六郎, 岩猿敏生. 图书馆学的发生与发展 [J]. 张桂凤, 刘献武, 译. *图书馆学刊*, 1983 (3): 78-82, 84. (Shiina Rokuro-, Iwasaru Toshio. The occurrence and development of Library Science [J]. Zhang Guifeng, Liu Xianwu, trans.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1983 (3): 78-82, 84.)
- [22] 杨威理. 西方图书馆史 [M]. 商务印书馆, 1988: 190. (Yang Weili. Western library history [M]. Commercial Press, 1988: 190.)
- [23] 邵献图, 周信之. 施雷廷格, M [G] // 中国大百科全书 (图书馆学 情报学 档案学).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3: 374. (Shao Xiantu, Zhou Xinzhi. Martin Schrettinger [G] // China Encyclopedia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Archives). Beijing: Encyclopedia of China Publishing House, 1993: 374.)
- [24] 中国图书馆学会. 中国图书馆学学科史 [M]. 北京: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4: 85-86. (Library Society of China. History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M]. Beijing: Chines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ss, 2014: 85-86.)
- [25] 庄义逊. 图书馆学的哲学研究述评 [J]. *广东图书馆学刊*, 1984 (2): 13-21. (Zhuang Yixun. Review of philosophy of librarianship [J]. *Journal of the Guangdong Society of Library Science*, 1984 (2): 13-21.)
- [26] 石塚正成. 图书馆通论 [M]. 抚顺市图书馆学会编译组, 译. 沈阳: 辽宁省图书馆学会, 1984: 34. (Ishizuka Masashige. Library study [M]. Editorial and Translate Group of Fushun Library Society, trans. Shen Yang; Library Society of Liaoning Province, 1984: 34.)
- [27] 河井弘志. ドイツの図書館思想 [EB/OL]. [2015-10-05]. <https://rikkyo.repo.nii.ac.jp/index.php?action=>

- pages_view_main&active_action=repository_action_common_download&item_id=10440&item_no=1&attribute_id=22&file_no=1&page_id=13&block_id=49. (Kawai Hiroshi. Library thoughts of Germany[EB/OL]. [2015-10-05]. https://rikkyo.repo.nii.ac.jp/index.php?action=pages_view_main&active_action=repository_action_common_download&item_id=10440&item_no=1&attribute_id=22&file_no=1&page_id=13&block_id=49.)
- [28] Shera J H. Philosophy of librarianship[M]//ALA world encyclopedia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 2nd ed. Chicago: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1986: 314-317.
- [29] Schrettinger-Katalog [EB/OL]. [2016-01-30]. <http://daten.digitale-sammlungen.de/0010/bsb00103595/images/index.html?fip=193.174.98.30&id=00103595&seite=49>.
- [30] E.И.沙姆林.图书分类法史略:第2卷[M]. 何善祥,郑盛畴,译.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9. (Shamurin E I. A brief history of classifications; v.2 [M]. He Shanxiang, Zheng Shengchou, trans. Beij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89.)
- [31] Danton J P. Corrigendum and addendum to a footnote on the history of library education[J]. Journal of Education for Librarianship, 1977, 18 (2): 93-98.
- [32] Grogan D J. Education for librarianship; some persistent issues[J]. Education for Information, 2007 (25): 5-26.
- [33] Rullmann F. Die Bibliothekseinrichtungskunde zum Theileals einer gemeinsamen Organisation, ddie Bibliothekswissenschaft als solche einem besonderen Universitätsstudium in Deutschland unterworfen[M]. Freiburg I Br.: Freiburger Universitäts-bibliothek, 1874: 1-28.
- [34] Hendry D. The 15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Verein Deutscher Bibliothekare, Leipzig, June 3-5, 1915[J]. 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1914, 8 (6): 505-507.
- [35] Garrett J. A tale of two cities; a brief history of Northwestern's greenleaf library[EB/OL]. [2016-01-30]. <http://www.library.northwestern.edu/node/2618#modal-show>.
- [36] Bureau of Education, United States. Public librar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eir history, condition, and management (special report) part I[G]//Department of the Interior, Bureau of Education. Washington: G. P. O., 1876.

徐跃权 东北师范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吉林 长春 130117。

徐兆英 吉林工商学院图书馆副研究馆员。吉林 长春 130507。

刘春丽 中国医科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辽宁 沈阳 110122。

(收稿日期:2016-02-14)